

台 湾 席 绢 作 品 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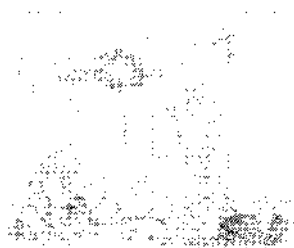
桃 花 源 纪 事



47.5
046

桃花源纪事

席绢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桃花源纪事

——席娟经典名著

(台湾)席娟 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130 千字

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 册

*

ISBN 7-5059-3012-5/I·2274 定价:9.80 元

楔 子

虽然龚季云已要丁允辰传话给“东邦人”，要他们放心，别再介人他和伊藤忍的事情中，但身为“死党兼换帖”，“东邦人”自然不可能因此坐视不管，于是一伙人在百忙之中抽空齐聚一堂，举行“高峰会议”，商计对策。此时，正逢“神枪手”安凯臣一年一度的“夏季私人岛度假”即将展开，一伙人于是约定随时保持联系，并于不久的将来在岛上会合。

然而，就在安凯臣即将出航的当天，却因一出变调的“麻雀变凤凰”而邂逅了女主角纪小彤，进而带她同行。于是，一场“双重人格”和“煽情作家”的爱憎爱分明故事于焉展开……

原本，“东邦人”便不期望安凯臣，幸好龚季云神机妙算，宫崎耀司和“东邦人”墨契十足。

无脸的……

龚季云总是笑着一张 101 号的笑脸，而让人无法猜透真正的心事，而向以农则是因为表情太多、变化太快，并且有许多不同的面孔，以至于让人无法解定他真正的想法。

不过大体上说来，向以农还是比龚季云“可爱”多了，因他在该说话时，话绝对不会说得比别人少，甚至会霸占别人的发言权哩！所以，他还是比那个“怪胎之最”“可爱”了些啦！

而关于他的详细档案，可从伊藤忍的资料库中，探知一

NO.1 曲希瑞

.....

NO.2 南宫烈

.....

NO.3 安凯臣

.....

NO.4 向以农

术品的真伪,举凡名画、雕刻、古董、宝石……等,皆可易如反掌的辨识真假。在学生时代是“东邦”的“专任化妆师”、“专任盗帅”兼“专任锁匠”、“资源补给中心”。

绝技:业余“拳王”,一拳便能揍昏任何强敌,还是个飞毛腿,所以还有一个外号叫:“快脚拳王”。

现职:美国好莱坞身价最高、最炙手可热的三大导演之一,同时是拥有全美三大制片厂之一的制片家,并在世界各地拥有制片厂、大型游乐园,以及大型连锁影片发行公司。

背景:欧洲航空业三大龙头之一的“寰宇集团”现任总裁最小的儿子。

NO.5 雷君凡

NO.6 龚季云(展令扬)

*****。

*****。

A

日本·四国

本来向以农到日本拍片期间,是有打算去找龚季云的,但是,正巧遇上帝国财阀上一任总裁,也就是伊藤忍的父亲病逝的大事,因此便取消原订计划,而全力以赴的进行在日本的拍片工作。

只因为他虽不喜欢伊藤忍,但却能了解他的感受,尤其在他丧父期间,一定更希望龚季云能待在他身边,陪他共度悲恸的岁月。所以向以农决定做一次好人,暂时不去招惹他,反正龚季云承诺过,一旦把日本方面的事处理好,就会回到他们“东邦人”身边,所以他就大方一点,暂时让伊藤忍享有“独占权”吧!

如今,一个半月过去了,向以农在日本部分的拍片工作已告一段落,即将返回德国的老家去进行第二阶段的拍摄工作
.....

向以农望着满山的苍翠,心中着实有些不舍,在如此繁华现代日本,已经很难找到像这样原始而遗世独立的山林了。

“VICTOR先生，一切都整装就绪，随时可以启程了！”他的特点助理向他报告。

“嗯！辛苦了！你们先出发回德国去吧！我会在开拍之前回去。”这是他的习惯，在每一段拍摄阶段中间的空档，一定会销声匿迹一阵子，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。

“我们会安排好所有的准备工作，等你回来开拍的！”特别助理认真的表示，他们一直是默契十足的工作伙伴。

待一行人全数离去之后，独自留焉为的向以农又再度沉浸在满山宁谧之中。

半晌，他才开始了下一步的行动，走进他私人的小型直升机，打算更深入山谷中去探险。

飞行了半个多小时后，不巧遇上了地震，驾驶技术不像安凯臣那么高超的他，一个不留神，直升机便失去了控制。

好不容易再度掌控了整架直升机之后，向以农便被眼前不可思议的情景给吸引住了——

“好美的地方，就像仙境、世外桃源一般！”他忘情的低呼，立即降落在这片不可思议的山谷谷底。

此时引起方才骚动的地震已完全平息。

向以农迫不及待的走出机舱，投入梦幻般的溪谷怀抱中

这儿究竟是哪里？！距离拍片地点多远？！为什么在这山谷中待了一个半月，竟然一直未曾发现这片溪谷？！

呈现半恍惚状态的向以农，走着走着一个不小心踩了个空，整个人便向后倒，重重的撞上背后高耸的山壁。

然后，奇妙的事情发生了——

那山壁居然被撞出一个洞，而且洞里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洞穴！

向以农只觉得自己正在黑暗中不停的滚动，这洞穴好似一条永无止境的密道般，而那山壁则在他被“吞噬”之后，便再度恢复原状，像是什么事也未曾发生过一般的回归宁静……。

* * *

当向以农再度恢复意识和知觉时，第一个跃入他脑海中的讯息是——全身抽痛，以及耳畔隐隐约约传来的人声。

“少城主，你看怎么办？这人好像是从外面世界来的。”较低沉成熟的声音如是说。

“但是他似乎伤得挺重的，不管他似乎有失厚道！”这个声音比较高亢悦耳而年轻。

“那……”

“先带回城里去再说吧！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你不听我的话？”那高亢年轻的声音变得极具威吓性。

“是！少城主！”

半晌之后，向以农觉得自己的身子被人腾空抱起，一直不

停的晃呀晃的，好似坐在小船里一般。

奈何过度疲惫、疼痛让他无法如愿的睁开双眸。

费了好大的气力才稍微撑开了沉重的眼皮，朦胧之中，他看见一张令他惊愕的容貌——“令扬?!”

接着，他便又昏睡了过去……

* * *

当向以农再度醒来时，第一个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可爱而稚气未脱的少女容颜。

“真纪，真纪，你快过来，他醒了呢!”那女孩一见他睁开双眼，便转身兴奋的叫唤。

不一会儿，另一个人影跟着出现在向以农眼前。

“令扬?!”他再度惊愕的低叫，原来那不是梦?!

不！不是！这个人并不是令扬，只是神采和学生时代的展令扬十分神似罢了，而且，这个人是个女的！

他那与生俱来的“识人”本领，一下子便看穿了她“真正的本质”，虽然她做男装打扮，而且乔妆得天衣无缝——活脱就像是个真正的美少年。

不过，在未弄清自己究竟身在何处之前，向以农决定按兵不动。

“你终于醒了，可以说话吗？”那个男装的少女用男性语气的日本话向他问道。

“嗯！”向以农配合的应了一声。

“很好，那你应该可以回答我的问话才是！”对方显得相当满意。

“但说无妨！”向以农以友善的日语表示。

正当徘徊男装的美少女要开口说话时，一旁的可爱女孩却抓住她的臂膀阻止她。“真纪，你不可以随便和外地人说话，万一被城主知道了会挨骂的！”

纯纯的关心之情表露无遗。

哪知那男装美少女却不领情，天不怕地不怕的说：

“我什么时候怕过我爹了，何况我是少城主，当然有义务查明这个人的来历！”

嘿！真有趣，一个妙龄美少女居然自称“少城主”？！有没有搞错，这可是二十世纪啦！居然还有发此跟不上时代的称呼。

而且，说也奇怪，眼前这对金童玉女，不！是两位少女居然都做古装打扮呢！从她们衣饰研判，应该是幕府时代的装扮。

不会错的，因为他刚拍摄完成的日本部分影片，便是以幕府时代的末期为背景的，所以绝对没错。

“你是从哪里来的？”那男装美少女以高高在上的口吻问道，不过眼底却透着对他感兴趣的讯息。

向以农深深的看了她一眼才说：

“问人问题前应该先自我介绍吧？”

“你怎么可以对真纪这么无礼……”

那位可爱的女孩话才说一半，便被男装美少女给阻断。

“我是这城的少城主绪方真纪，我们这儿已有二十多年没有外面的人进来过，所以身为少城主的我，有责任问明你的身分，保护我城的城民！”俨然一副当家主子的气魄。

“真纪，你好棒哦！”那位可爱的女孩双眸中尽是崇拜的光芒，小鸟依人的偎在绪方真纪身边。

怪怪！这是什么世界？！难不成她们两个在搞时下流行的同性恋曲？！可是，看起来又有些不地劲，好像也不是那么一回事。

“你可以回答我的问话了吧？”绪方真纪急急的催促着向以农。

她实在对“外面”世界来的人感兴趣极了，虽然由每年派出去的“留学生”，及在“外面”定居的族人定期捎回来的“外界资讯”，让她对“外面”世界的种种并不陌生。

但是，看照片和亲眼目睹活生生的“实体”，感觉便又差了一大截，尤其眼前这个男子比她在各种资讯上所看到的人，都还要俊帅而吸引人。

向以农略过她的催促，继续他未竟的疑问。“那这位可爱

的姑娘是……？”

“她是河野静子，也是我的未婚妻！”为了尽快得到他的回答，绪方真纪表现得相当合作。

“未婚妻？！”向以农听得更有趣了。

“现在，你可以好好的回答我的问题了吧？”绪方真纪再次催促。

然而，在向以农尚未做出反应之前，另一个声音便在门外扬起。

“真纪，你又在胡搞什么了？”进来的是一位颇具威严的中年男人，同样是做古装装扮，后面跟着一位风韵犹存的古装妇人。

“爹！娘！你们怎么来了？”

“城主好！夫人好！”

这两个声音几乎是同时自那两名少女口中响起。

如果不是注意到这房间中的各种摆设，都是如假包换的百年古董，且建筑材料也全是陈年真品的话，向以农真会以为这是哪部戏的拍片现场呢！

但是他那天生的艺术品真伪鉴赏能力，却在告诉他这一切都是真品。何况，他那丰富的拍片经验也告诉他，以目前的科技，尚无法做到如此逼真的“复古”造景。

“城主、夫人请用茶！”

待那对中年男女坐定后,门外便又进来一位身形魁梧的中年妇人,端来了茶品奉上。

向以农直觉应该来这儿,找这些人拍戏,那么他那部新片肯定会拍得更逼真,效果更好才是。

“你的伤还好吧!”那位中年男人喝了一口茶之后,温和却不失威严的询问。

向以农这才注意到自己的全身,几乎都包裹着绷带,而且右脚踝格外疼痛。

“除了疼痛之外,大体上应该没什么大碍,谢谢前辈关心,我是向以农,请问前辈如何称呼?”虽然他的下半身行动不便,让他只能坐在被垫上说话,但是他依旧表现得相当得体。

“我是绪方千树,是这儿的城主,这位是我的夫人智子,你一定对我们这儿很好奇吧?”说这话时,他的表情是颇为耐人寻味的。

这个年轻人真不可思议,面对此番不寻常的景象,居然没有什么惊讶的表现,而且还生得如此出色。

绪方千树在心底偷偷的欣赏着眼前这个来自“外面”世界的年轻人。

向以农笑容可掬的表示:

“如果绪方前辈愿意告知,以农自然乐于听闻!”

绝对不能怪他如此“处变不惊”、处之泰然,因为他们“东

邦人”本来就与“奇人怪事”特别有缘，以往经历过比这事更不可思议的鲜事实太多，单是“异次元”世界的那些朋友就比这事怪上千万倍了，所以他“适应良好”实在是理所当然的。

绪方千树吐了一口气后，便将这个奇妙的空间简单的述说了一番。

原来这儿是与外地完全隔绝，十分隐密，一般人很难接近的深山中之深谷，和外界——也就是“外面”的世界——唯一相连的通道，是一条只有这村庄的人才知道的秘道，但并不是向以农滚落的那条又黑又长的隐密隧道。

他们的祖先是在一百多年前，也就是幕府时代结束，明治维新开始之际，迁徙到这儿隐居的，从此便过着与世隔绝的深山隐居生活，也因此他们避过了近代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各种动乱。

然而，在另一方面，为了后代子不着想，他们世代代皆有派所谓的“留学生”到外界吸收新知，带回这个独立的空间，当然也有人到外界定居。只是牢不可破的强烈向心力，让他们一直严守这片“最后净土”的秘密，使得这片净土能如此遗世的以古代风貌留存下来，而始终未被外界发现。至于为何是“城主治理”的形式，则已无从考据，只是这儿的人一直很习惯这种生活方式，所以便一代代的传承下来了。

听完城主绪方千树的话，向以农总算对这个不可思议的

空间有了概略的了解。“这么说来，这二十多年来，我是第一个进到这儿来的外界人了？”

“对！自上次那位先生之后，已有二十多年没有外面的人进来过这里了！”绪方千树脸上有着露骨的企图——想知道向以农是如何进入他们这个隐密的空间的。

向以农知道他所为为何，便很快把自己如何进入村里的过程据实描述了一遍。

“这么说来，你的到来方式和上一位客人一样，而且也都不清楚那条秘道确实的位置了？”绪方千树听完他的话，叹了一口气，言语中有难掩的失望之情。

向以农见状，便追问道：

“莫非我和上一位客人到来的秘道有什么不妥？”

绪方千树知道他并无恶意，便据实以告。“不瞒你说，你们到来的那条秘道是我们村里的人不知道的通道呢！根据我们祖先们的记载，似乎从外面不请自来的客人，到来的方式都一样，但是那条秘道却是我们代代花费了许多心血也未能寻获的神秘通道……”

也难怪身为城主的他会在意，因为这正是这个村庄中唯一无法为他们掌控的“不定因子”啊！

向以农的想法可就乐观多了。“前辈不必伤神，既然这件事是人力所无法控制，那就交给上天安排吧！我相信这个不

可思议的空间一定受到了上天的特别眷顾！”

向以农并非宿命论者，但是世上就是有许多事是无法用科学眼光去看待，所以属于“理解力超强”的“东邦”成员之一的他，自然就很有“弹性”、很懂得“权变”罗！

听完他一席话，绪方千树更加欣赏他了。“我们也是这么想，既然那是一条无法探知的神秘通道，就把它当成是上苍的特意安排吧！说来也真是幸运，从以前到现在，经由那条神秘通道来这个村庄的客人，都是一些好人，而且出去之后，都以保守这个村庄的秘密为己任，同时都很照顾从这儿出去的留学生和到外界定居的族人，最不可思议的是那些客人都是一些达官显贵富商巨贾之类，因此，我们便认定这些客人都是上天特地选派来帮助我们的使者、贵人！”

他说的全是实话，就因为这样，所以村里的人代代虽然都对那条神秘通道的存在，感到不可思议，但却也未曾因而感到不安和恐慌。

经他这么一说，向以农更加兴致勃勃啦！果然又是一个有趣的奇遇！

绪方千树眼中则透着藏不住的赏识。

很快的，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已转移到向以农身上，而向以农对于城主的问话，也是有问必答。

“这么说来，你并不会在这儿久留了？”绪方千树自行做出